

澄清文坛理论是非的力作

——《文坛是非辩》评介

陶佳珞

由何国瑞先生主编的《文坛是非辩》(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颇值得一读的文艺理论论争集。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领域空前活跃,一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乘机散布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和整个文化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否定、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主张文艺脱离和超越政治,反对作家深入生活;鄙弃民族文化传统,鼓吹走资产阶级现代派的道路,搞“全盘西化”;张扬性本能,美化性文艺,制造种种奇谈怪论。文坛一时间雾气弥漫,波诡云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重灾区”。扫清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制造的浓云迷雾,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放光彩,从理论上反击并战胜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捍卫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已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的当务之急。《文坛是非辩》的作者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及时地写出了批驳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的学术论文,其现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阅读全书,我认为该书有如下优点。

一、针对性强,有的放矢

作者善于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炮制的所谓“新理论”、“突破”,力驳其种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撕破其虚伪的面纱,揭露其本质。例如,针对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的多元论问题,该书《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一文进行了层层剖析。作者首先从世界观问题入手,以客观世界的实际和人类认识史的实际说明,客观世界是一元的,马克思主义一元论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然后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主义反映论,说明它“涵盖了一切科学和一切文学作品的本原,任何主体性都跳不出它的规律圈”,从而驳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文艺理论的否定和攻击。通过深入的剖析,揭露了“多元论”者企图以资产阶级一元论取代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本质。又如,《文艺能脱离和超越政治吗》、《反政治论者的理论及其情绪》、《关于文艺“超世拔俗”的论辩及其他》等文章,针对某些人大肆宣扬文艺要“淡化政治”、“远离政治”、“脱离政治”和“超越政治”的错误观点,重申了正确把握文艺与政治实际存在的内在联系和深层渗透的重要性,强调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同时揭露了“精英文学”论者的所谓文艺“超越”政治,“实质上是要文艺‘超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使社会主义文艺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所谓‘精英’文艺,以融合资产阶级政治,其最终目的在于推翻他们自以为是‘不公正的统治’,迎来他们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统治。”(《文艺能脱离和超越政治吗》)

反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主张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也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它在许多青年文艺工作者思想上引起了混乱,危害性颇大。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散布的民族虚无主义论调,该书中的《“彻底”的“反传统”论的“底”》、《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也谈中国传统文化·“人伦”与“国民性”》、《继承爱国主义文化遗产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现代主义与我国文学的发展》等文作了有说服力的论驳。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关系;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只有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派的理论和艺术形式,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才能使文学艺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盲目追随西方现代派，抛弃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只能将文学艺术引入歧途。针对前一时期“性文艺”泛滥成灾，某些作家片面张扬“性本能”的现象，《评中国文坛上的“弗洛伊德热”》和《不该发生的“返祖现象”——对近年来“性文学”理论鼓吹之检讨》的作者予以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作者在清理和分析近年来大量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指出一些新潮作家从错误的立场出发，“肢解弗洛伊德完整的理论体系，剔除了精神分析学中的合理内核，而将其泛性欲主义的观点任意发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我国的性爱文学以一种病态畸变的形式膨胀发展。”（《评中国文坛上的“弗洛伊德热”》）强调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家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顺应时代的要求，树立正确的高雅的审美观，创作出思想健康、含蓄优雅的性爱文学，为广大读者提供健康向上、有利于身心的艺术享受。

对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界的种种错误思潮和理论，本书基本上都给予了清理和驳斥，澄清了一些易使人迷惑的理论是非问题，有的放矢，切中要害。

二、分析透彻，以理服人

从理论上战胜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澄清文艺理论的大是大非问题，彻底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制造的精神污染，不是空洞的大批判口号式的文章能够做到的，需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该书作者多数是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科研多年的教师，亲身经历过文坛的风风雨雨，深知这场较量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又有较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因而，所写诸文均能从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分析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和理论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学术探讨的前提下揭露错误文艺思潮和理论的荒谬性和危害性。例如，《“异化论”论驳》一文探讨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概念与他成熟后阐述的异化理论的质的区别，批判了“把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观点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以此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认为“我国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以人性异化为中心的全面异化”的错误观点。从理论上论证用“异化论”来规范社会主义文艺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有害的，并联系现实生活和作品说明不能用“人性异化”来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不能以“人性复归”的“理想人物”取代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论证严密，条理清晰。又如，《现代主义与我国文学的发展》一文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衰微写到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列举中外文学史和现实生活的大量材料说明，“即使是在西方，现代主义也不是普遍的历史现象”，“现实主义的发展虽然有曲折，但它始终是最重要的文学潮流”。批驳了在中国以现代主义作为文学发展的方向并要取代现实主义的主张，在分析社会的经济形态、传统的人文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了现代主义不能在中国落土生根的深刻原因，很有说服力。在回答“为什么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一套”的问题时，《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的作者也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文学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民族文化、文学传统的土壤中，才能枝繁叶茂，结出丰硕的果实，而盲目效仿西方现代派是行不通的。

三、有破有立，学术价值较高

针对一些青年学生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知之甚少，盲目信奉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现象，《文坛是非辩》的作者注意大量引征马列文论经典著作，以及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正面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对马列文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歪曲、诽谤和肢解。这对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向青年一代灌输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他们很好地掌握理论武器，抵御错误思潮和理论的侵袭，明辨理论是非，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推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深入化，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该书中的《为马克思、恩格斯一辩》、《两种性质的主体性理论》、《〈延座讲话〉中的文艺学基本原理》、《毛泽东对文艺审美本性的宏观审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及其与艺术标准的关系》等文，在这方面作了集中阐论。该书中很多文章都旁征博引，纵论古今中外，以雄辩的理论力量抨击错误论调，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有较高的学术价值。